

## 《西青散记》和《红楼梦》

洪静渊

《西青散记》(据瓜渚草堂八卷重订本，以下简称《散记》)，金坛瓜渚史梧罔(即史震林)著，于乾隆二年十二月成书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五月删削一次，其《自跋》云：

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既望，删削于瓜渚草堂，期得知音有资者，翻刻以为定本，并将新旧诗词，亦加删改，不致芜冗泛滥，而乏趣味风韵也。梧罔记，时八十有七岁。

作者在此书中署名，把字“梧罔”改为“悟罔”，这个“悟”字，说明是书要通过一连串的人情世事，宣扬佛道出世思想，已露端倪。我感到《散记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构思上，对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一书有无影响，颇值得研究。今结合本书某些思想内容和艺术构思，谈一些粗浅意见，作为抛砖引玉之言，求教于方家。

《散记》宣扬佛道思想，其着眼点，就在一个“幻”字上。如卷四写甘露庵老僧彻公题图像云：“躯壳幻也，像焉，毋乃幻中幻耶！”卷四写吕洞宾，说“访道四屏山，见乞者于岩下，烧两纸锭，行数十步或悟曰：两纸锭，吕字也，火，纯阳也。烧者，点化也，仙也。回步追之，不复见。”作者的意思就是说，到四屏山访道，遇着吕纯阳变为乞丐烧纸锭来点化他。作者写这两事，前一事借老和尚彻公的图像，来宣扬人生如幻梦；后一

事借吕纯阳来点化的神话，暗示要看破如幻梦的人生，就要学佛访道，脱离尘浊世界。《散记》中这种佛道思想是浸润全书的。又如《散记》卷一，写作者与梦覬入南山劝戴叟之女，勿憎夫陋，乃劝女曰：“夫妇梦也，美陋幻也。虽有艳姿，不久便为鸡皮鹤发。且亦知轮迴果报乎……业花不谢，福果难生，化火坑为清凉界，只在一忍字耳。”按作者说的“业花”、“福果”都是佛门术语。因为在我国北魏时，佛教就以宣扬人生是幻梦，人死精神不灭，和世间因果报应，行恶开业花，行善结福果，还可以修真成佛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等为教义。作者劝戴女的这些话，完全本于此种佛教教义。但是，史悟岡宣扬的这种佛道思想，是打不动曹雪芹的写作灵机的。因为这样写，完全和封建迷信的感应篇持一样腔调。可是作者在写转华夫人安定君时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《散记》卷二，写安定君题彭祖张苍像诗：“苦惜年光恋幻身，白头私擅梦边春，儿家酹酒凄然问，可有齐眉耦齿人？”按彭祖是我国历史上传说享寿最高的老人，张苍在西汉时，以善计算名世，汉高祖封他为计相，北平侯。安定君虽认为人身是“幻身”，但她却希望如彭祖一样的多寿，如张苍一样的学有专长，并希望夫妇之间能“齐眉耦齿”。她的“苦惜年光恋幻身”，这一个“恋”字，写出她心光幽微的少妇情怀，不是出世而是入世的人生观了。再看《散记》卷二写安定君题壁诗：“日日薰香礼觉王，不任操杵不缝裳，谁言鹿苑无生诀，未及龙宫不死方。”词中的觉王，指妙庄王第三女观世音菩萨。安定君膜拜的属于佛教范畴的观世音，可是她心里想的却是柳毅在龙宫所得的不死方。她羡慕这不死的仙方，并不是想成仙成佛，而是希望“有情天下春常在”，如《散记》叙安定君所说：“自古以来有有法之天下，有有情之天下，唐诗云：‘不与王侯与词客，知轻富贵重清才。’才之可爱，甚于富贵，由情之相感，欢在神魂矣。”《散记》卷七又说：“转华夫人深味禅悦，谓‘如来住世时，无非为无情众

生说有情法耳’。”这就写出如来佛祖，说法有情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从安定君的学佛中体现出她的恋爱观。如她《堤上感怀诗》云：“花飞不哭哭开前，无始空花尽可怜。”她从这种惜花的情思出发，来作《辑古宫闱德容兼备者如干人题其上》一诗，并叹曰：

“人犹花也，才情则香也。花生香在，花死香亡，花落归土，花业难除。香灭归空，香性难灭。今花即古花之魂，今香即古香之魂耶！”安定君谓“花生香在，花死香亡”，正说明她学佛而不迷信于佛。因为她是不相信“人死而神魂不灭”的佛门教义的。

《散记》让安定君以一个少妇才媛的身份来谈自己轻王侯、重词客，轻富贵、重清才和“情之相感，欢在神魂”的人生观、恋爱观。我认为寓言情说爱和鄙弃功名利禄的进步思想于宣扬佛学之中，是《散记》最精彩的地方。而这种一面焚香礼觉王，一面又轻视王侯富贵，爱恋有情的天下的少妇才媛的秀丽形象、美好情怀，就不能不触动曹雪芹的妙笔灵机，结合自己的所动所感，促使他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塑造出多情善感，心光幽微，灵犀吐艳，与传统观念相悖的宝玉、黛玉形象。

下面我再就《红楼梦》与《西青散记》在艺术构思上一些相似之处来谈一谈《红楼梦》成书，或于《散记》亦有所取法。

《西青散记》自序中谓其幼年“匍匐墙下，得物谓饴，捧而吮之，家人痴予曰：石也。上有字，字为西，字为青，强予读，读所始也。其凹如臼，至今对之，是为散记”。《红楼梦》的构思，也从石头开始。如第一回写：“空空道人，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块大石，上面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，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是无才补天，幻形入世，被那茫茫大士，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。”现在把两书的开头对照起来看，前者以有“西青”二字的石头，作为写《散记》的起因，后者写青埂峰下的一块石头，作为《红楼梦》的开端。可谓无独有偶。又如《散记》卷三写梦观葬花说：“梦观于西园拾花盈斗，浴以清

水，贮于筐葬之。与绿衣女郎积土成花塚，焚诗以祭云：‘燕子归来不见卿，莫修红粉误来生，夕阳庭院春浓夜，黄透胭脂病已成。’”这就把落花当作香消玉殒的佳人来祭咏。而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“埋香塚飞燕泣残红”，写黛玉葬花，覩花伤己，吟出“依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依知是谁？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”两书都是用春花的凋谢，来伤叹佳人的迟暮。梦覩与林黛玉，都葬花成塚，一往情深。从这里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构思，或于《西青散记》亦有参照的。不但如此，两书在用典行文中，也有相似之处。如女娲补天这一历史典故，《散记》卷七，写贺双卿咏秋荷诗：“补遍西湖花五色，伤心可是女娲天。”《红楼梦》第八回“贾宝玉奇缘识金锁，薛宝钗巧合认通灵”，写“薛宝钗把这块玉托在掌上，只见大如雀卵，灿若明霞，莹润如酥，五色花纹缠护……后人曾有诗嘲云：女娲炼石太荒唐，又向荒唐演大荒……”两书用女娲炼石的典故，都达到死典活用的巧妙程度。从用词上，《散记》写贺双卿《咏秋荷诗》有“补遍西湖花五色”之句，《红楼梦》写宝钗掌上的玉，也写“有五色花纹缠护”。或这是由于《散记》写双卿咏秋荷诗，用典用的新奇，予曹雪芹以鲜明生动的新奇印象，从而启迪其创作灵感，因此描写宝钗掌上之玉，不但用女娲典故，就连“花五色”也拟用了吧？再如，《散记》写甘露庵彻公与朱元明等一些和尚道士，而《红楼梦》也写葫芦僧与跛足道人等一些和尚道士。或这也是后书取法前书，为宣扬佛道思想作有意的安排。可是《散记》宣扬佛道思想，流露的是人生如幻梦的消极悲凄情绪，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不是悲幻，而是警幻，他在原书第五回就写“警幻仙曲演红楼梦”。也就是说，《红楼梦》的全部故事情节，是用警幻的观点，现实主义的精神把它曲折地演化出来的。因为他结合自身青少年时家庭中的“鲜花着锦”之盛，到晚世家业衰败时自身经历的“绳床瓦灶”之艰，这怎能不叫他悲愤地警告世人，要从书中认识盛衰

兴败之人生哲理，是他那个时代封建家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呢！这正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评论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所说的：“叙述皆存本真，闻见悉所亲历。正因写实，转成新鲜。”我认为鲁迅先生这一段话，对我们研究《红楼梦》是很有启发的。曹雪芹这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，史梧岡就不能望其项背了。但是，《西青散记》一书成书在前，流传较广，曹雪芹看到此书是有可能的。当然，曹雪芹是一位博学多识的伟大作家，《西青散记》所用的一些典故也不是绝无仅有，曹作《红楼梦》一书并不是全据《散记》一书，但我认为，起码写于同时代的《西青散记》，它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时代风貌，于研究曹雪芹及其作品，是应予足够重视的，不能不研究的。这就是拙文写作的主要动机。

**编者附记：**付梓于乾隆年间的《西青散记》，距《红楼梦》成书时代较近，某些迹象，尤其在佛道思想和妇女观方面显示两书之间或有某种联系，值得注意研究。至于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是否即受《西青散记》某种影响，尚待详考细按。此文提供的一些线索，仅供读者思考。

